

渠县蒲氏：抗蒙元勋之后裔

□达州日报社社区记者 熊继



蒲姓是一个多民族、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，在现在最近的百家姓排行榜上名列第186位。

渠县蒲氏，舜帝之师蒲衣后裔，抗蒙英雄蒲择之后。其先祖入川定居渠县七百余年来，至今已繁衍32代10万余众，成为当地名门望族，人才辈出。

蒲氏起源及始祖舜帝

据渠县《蒲氏族谱》记载：盘古开天，羲皇兆源，炎黄和盟，尧舜帝传。溯我蒲氏出自河东，系山西蒲坂之地。舜帝蒲坂拜始祖蒲衣为师，载于史鉴，历传千古，朗诏人目。蒲姓者，皆衣之裔也。后世子孙繁衍，名人辈出。

据《柏国姓氏寻根》载，蒲氏有两个来源，一曰以国为氏，帝舜被封于蒲坂（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），后蒲国被商攻灭，子孙便以故国名为氏。二是以物为氏，东晋时期，征北大将军、冀州刺史苻洪家（古苻与蒲通用）有一大水池，池中生有蒲草，十分茂盛，茎长三丈，节形如竹，时人倍觉奇异，故称其为蒲家。久之，子孙以蒲为氏。

《华夏百家姓探源》载：蒲姓起源山西，祖宗虞舜。尧封舜于蒲州，因氏，望出河东。舜曾建都蒲坂（今山西永济县蒲州一带）。舜被封于蒲坂而称蒲氏。《中国姓氏大全》亦载：蒲氏乃舜之后裔，舜于丙戌年正月立帝，定都蒲坂，称为蒲国。蒲国被商灭后，子随父姓，舜之子孙均以故国名为氏。繁衍生息，世代相传，故舜为蒲氏之第一祖先（始祖）无疑也。

渠县蒲氏先祖——蒲择之

据中华蒲氏文化研究会研究员、渠县三汇镇蒲氏宗祠管委会常务会长蒲广熙介绍，蒲择之系南宋绍定五年（1232年）进士，历官礼部尚书，宋宝祐五年（1257年）任四川制置史兼知重庆府。蒙兵南下犯蜀，蒲择之与练史胡载云移渠州城于礼义山抗击蒙军，守土护民，颇有影响，载于史册。

蒲择之奉调后，其子蒲涛留渠，在礼义山渠河北岸定居，故小地名为蒲涛坝（今属土溪）。经七百余年繁衍，蒲氏已成大姓，主要聚居于三汇礅子湾周围的重石、礅峰两村（今已并为重石村）。子孙后代分支分徙，迁居全县众乡镇，以及达县、大竹、万源、巴中、平昌、南充、重庆等地，总人口达10万之众，其中渠县4万余人。蒲择之乃为渠县蒲氏始祖，其子蒲涛、蒲潜为第二代祖。

据史载，公元1258年初，蒙哥汗以三路大军伐宋，亲率主力进犯四川、重庆府等地。时四川制置使蒲择之，采用积极抗元保护四川和重庆府的防御战略，在适当地区、主要交通要道上，建立布险、囤积粮秣、建城筑寨来增强防务，并将沿河一带的府、州、郡、县治所迁至能攻易守的山寨上，构成了

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。制定了“守点不守线，联点而成线”的战略计划，发动军民在长江、嘉陵江、涪江、渠江、沱江、重庆钓鱼城、泸州神臂城、宜宾仙侣城、长宁兴文凌霄城以及岷江沿岸依山筑城，共有十八处之多，仅渠江及其支流就有四处，其中渠县境内就有礼义山（城）。

据地方志记载：礼义山又叫礼义城，现叫三教寺，城遗址位于今渠县东北方向36公里处，坐落在渠县土溪镇洪溪村内，占地1500余亩，从大河边到山顶海拔近千米，足锐顶峰，四壁如砥，前倚天险渠江，后枕大、小斌山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龙盘虎据，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宋元两朝时，在蒲择之的指挥下，以弱敌强，坚持抗蒙斗争，书写了蜀中战争史上的奇章。后来宣抚李会、将军张需，继续执行蒲择之的抗元计划，将渠州治所从渠江镇搬迁到了礼义山上，严加设防。

1259年初，元军在木哥亲王率军下，攻打礼义山，妄图速战速决。不料渠州城早已森严壁垒，众志成城，几次进攻都遭到了渠州军民的英勇抵抗，元军被弩弓、滚木、擂石及土炮打得头破血流，尸积城下。

元军侵犯礼义山遭到惨败，只得匆匆收拾残兵败卒，向蓬溪大获山狼狈逃窜。1258年，整个四川除渠县礼义山、巴中平梁山、重庆合川钓鱼山（城）巍然屹立外，其余大好河山均被蹂躏在元军的铁蹄之下。

1255年在礼义山建立渠州城，至1275年正月，元朝东川副都元帅张德润攻打渠州，杀知州张资，血洗礼义山时止，英勇的渠州人民以礼义山为据点，同仇敌忾，保全了凛然的民族气节，整整坚持抗元斗争长达20年之久。

蒲氏宗祠独有“帝师堂”

渠县蒲氏始祖蒲择之与练史胡载云移渠城于礼义山（今土溪洪溪村境内）抗击元军，守土护民，功勋卓著。蒲择之转地抗击蒙军后，其子蒲涛、蒲潜留渠（县），就在礼义山渠江北岸定居。其子孙繁衍，遂成当地望族大姓。

蒲氏族人于清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兴建蒲氏宗祠，后遭焚毁。又于道光元年至咸丰元年（1821—1851年），由蒲氏族人筹资在重石子坎下的风水宝地重石坪重建。宗祠的选址按中国传统风水的理论，在地理、地形、风水、字向方面作了慎重考究。宗祠后面有一横卧“巨龙”，名曰“重石山”。龙背上有高20米、围长15米、酷似龙头虎腰的双

叠重石矗立，威武雄壮，名曰“龙石”，俗称“重石子”，重石村由此得名。

蒲氏宗祠有四殿（正殿、文昌殿、帝师堂、戏楼）、四坝（内坝三个、外坝一个）。正殿约300平方米，是祖宗正堂，供奉蒲氏祖宗牌位和祭祀用的大堂。帝师堂面积约200平方米，大堂正中悬挂着宽二米、长四米的木匾，匾中用金粉书写“帝师堂”三个大字，殿前有一联曰：作帝之师，我祖虞廷作典范，为王之佐，吴家宋代著奇勋。

蒲广熙说，在全国姓氏宗祠中，唯有渠县三汇镇蒲氏宗祠才有“帝师堂”之殿。据北宋司马光所著《资治通鉴》一书载：“蒲衣乃舜时贤人，十八岁为虞舜之师，舜以天下让，不受而去，不知所终。”故蒲氏宗祠内有“帝师堂”之殿。按封建礼仪，进入帝师堂，不但文官要下轿、武官要下马，即使是皇帝也要下跪叩拜。在封建社会，封建礼教非常讲究，舜帝之师如不是蒲衣而冒建帝师堂，则犯欺君之罪，全族遭诛。

重石村蒲氏宗祠一对石桅杆亦出类拔萃，规格最高，四川第一，全国少有。一是因蒲氏始祖出自于帝王之家，功德无量。二是出了宰相蒲发，翰林蒲国珍、蒲钟元。出了状元蒲国宝、蒲信、蒲仕安。三因历代皇室出了名臣蒲择之、蒲宗孟等一品官员21人，二品至四品官员数十人。四因出了才高八斗的进士达125人。

石桅杆总高20米，上细下粗，中有双斗，分节嵌接。石斗四角，每角有蝙蝠斜撑，上饰花纹。下有墩座，直径2米，样式八角。上为圆形扁鼓，上饰花纹图案。两根石桅杆由两石工各施一根，犹如一模所铸，毫无差异。安装时以木搭架，麻绳吊升。据传，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六月初一午时立桅，当时雷雨交加，平地起水尺余，观者2000余人。

宗祠建造设计也十分考究，木质穿斗结构，青瓦屋面，封檐座脊，檐牙高啄，气势恢宏。殿内廊腰缦迤，楼阁相连，石碑林立。殿顶饰以龙凤仙鹤，龙麟奔腾，金蟾映月，二龙戏珠，双凤朝阳，仙鹤伴祥云，鲤鱼跃龙门。挑梁、窗棂、磴礅精雕细刻，精美绝伦。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不朽的艺术价值，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艺术创造力。

（本文采写过程中，得到蒲广熙先生的大力帮助，在此表示诚挚地感谢）

凤凰山

风土志

08

2020年12月11日

星期五

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：郝良
□编辑：林海

巴渠情歌与《十把扇儿》

□陈国衡

达州，巴人故里。巴人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内涵。源远流长的巴渠民歌在华夏文化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其中通俗好听的情歌更具地方特色。

巴渠民歌中情歌占很大比例，它是达州地方文化的软实力，是一张叫得响，传得开的名片。

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：“巴渠居民民俗聚会则击鼓、踏木牙，唱竹枝为乐”，巴人歌谣因其悦耳的音律和强烈的节奏感易于传唱。在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“下里巴人”，实际是巴人唱的民歌，它的基调是一人唱众人唱，深受广大民众喜爱，与宫廷音乐的“阳春白雪”

曲高和寡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“竹枝”既是巴人聚会的一种民俗，又是具有巴渠地方特色的民间歌舞。表现青年男女爱情的情歌不但数量多，而且内容丰富，趣味性强。如《荷包歌》：“二月荷包绣桃花，桃花开在情妹家，摘枝桃花送情哥，情哥你要爱惜它”。紧接着唱：“妹的荷包圆又圆，又装银子又装钱，时时刻刻莫忘了，天天挂在哥眼前”。一旦坠入爱河，相思之苦，如泣如诉。《相思歌》唱道：“巴山豆藤藤长巴心巴肠想我郎。山又高路又长望着山巅哭一场”。又如：“情妹当门一条梁，芹菜韭菜栽两行，郎吃芹菜菜想妹，妹吃韭菜久想郎”。

巴渠情歌源远流长，它与川陕苏区时期一些红军歌谣一脉相承。如：《劝郎歌》：“一更劝郎把门关，情哥听我肺腑言。人生在世间，总要学正传。莫嫌莫赌莫要钱，切记莫学烧洋烟”。“旧瓶装新酒”，红军宣传队将其改写成《劝郎回头》及《劝郎当红军》等。更可贵的是，当年红军宣传队演出过歌舞《十把扇儿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当过红军宣传队员的赵明英回乡，边唱边舞，笔者记录下来，经过整理，其词为：

一把扇儿凉风来（连连），井冈红旗映巴山（溜溜）。

斧头劈开新世界（哎嗨哟），百万工农掌政权（干哥啥）。

二把扇儿是新春，杀猪宰羊送红军。

三把扇儿三月三，红军打下剑门关。

四把扇儿四季财，穷人如今把身

翻。

五把扇儿是端阳，红军胜利喜洋洋。

六把扇儿六月六，打倒（那个）豪绅好舒服。

七把扇儿大热天，妹为红军洗衣衫。

八把扇儿月正圆，站岗放哨儿童团。

九把扇儿九月九，军民同喝包谷酒。

十把扇儿大团圆，革命胜利永向前。

“连连”“溜溜”“哎嗨哟”“干哥啥”，显示了巴渠情歌的地方特色，相当于《十送红军》的“介子个”。《十送红军》唱响全国，老幼皆知。可惜随着岁月的推移，《十把扇儿》已经失传，希望宣传文化部门加以恢复、传承，让它唱响巴山，走出四川，汇入多元文化的海洋。